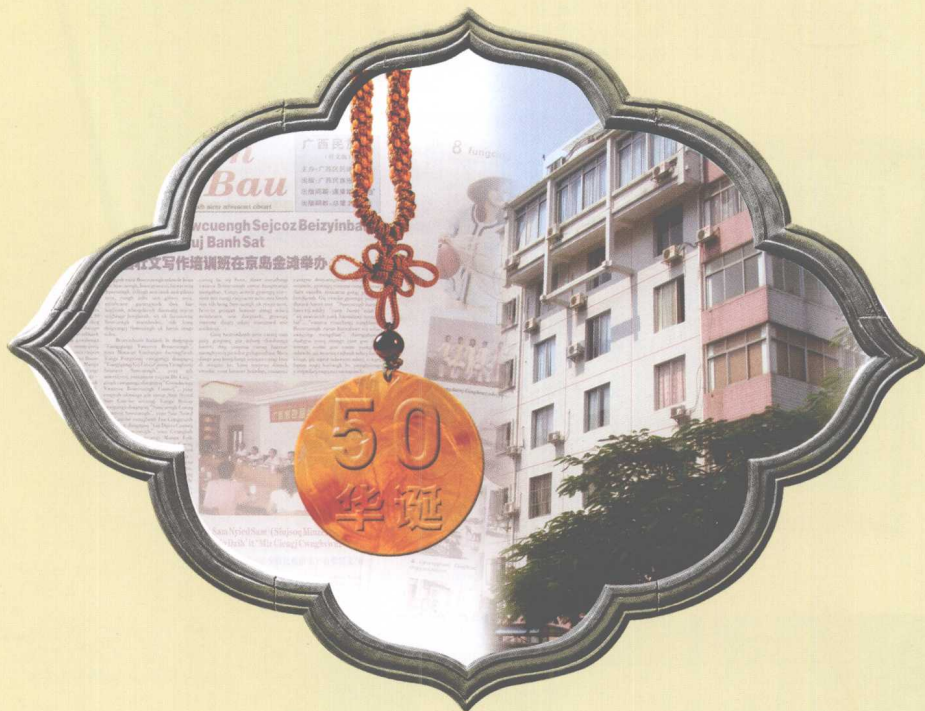


布
壮
编

HEN NDEI SUENVA SAWCUENGH

广西民族报五十周年作品集锦



守
望
壮
文
家
园

广西民族出版社

目 录

情系壮文 情系《Bauq Sawcuengh》

为了壮民族的繁荣与进步	农启彪 (1)
《广西民族报》创刊忆昔	陆 瑛 (4)
我与《Bauq Sawcuengh》的缘分	李从式 (8)
深挖一口井	蒙 飞 (10)
今生“贫下”不言悔	潘朝阳 (11)
二十三年壮文情	罗崇春 (14)
Gij Cingzfaenh Sawcuengh Gou	Cinz Gozswng (17)
Gou Gyaез Sawcuengh	Veiz Hangoz (20)
Bauq Sawcuengh Yinx Gou Baenaj	Lij Faz (22)
Gou Maij Hong Lauxsae Sawcuengh	Couh Meijlanz (24)
Sawcuengh Sawj Gou Najrongh	Luz Sucingh (26)
Gou Buenx Sawcuengh Daengx Ciuhvunz	Cinz Vaizswng (28)
Sim Maengx Hag Yungh Saw Bonjfaenh ...	Dwngz Mingzsinh (29)
Baengh Fuk Sawcuengh Daengz Baekging	Gvanh Swgingh (32)
Guh Yinhyoz Rox Sawcuengh Miz Yungh	Nungz Gvangh (34)
Gou Caeuq Sawcuengh	Cinz Boh (36)
Sawcuengh, Aen Daeng Rongh Dungx Gou ...	Luz Yinghcaiz (38)
Gou Gyaез Sawcuengh	Liz Gyahlinz (40)
Sawcuengh Hawj Gou Engq Miznaj	Lij Yinzciz (43)
Guhhong Gyaeugetget	Mungz Feih (45)
Docih Mwnghz, Sawcuengh	Yiz Ciz (47)
Sawcuengh Buenx Gou Gvaq Bigeq	Lij Yinzcungh (49)
Cingz Sawcuengh	Hoz Genveij (51)

De Hag Yungh Sawcuengh Samcib Bi	Dauz Caijlenz (54)
Gou Caeuq Sawcuengh Cingz Naekna	Veiz Vwnzgauh (56)
Sawcuengh, Boux Yinxloh Gou	Cinz Veifungh (58)
Fwenyoux Bouxcuengh Cingsenj	
壮族情歌精选	Lij Faz daengj (61)
Siujsoz Sanjvwenz Cingsenj	
小说散文精选	Lij Veimeiz daengj (93)
Veiswnggh Baujgen Cangzsiz Ndawbiengz	
民间卫生保健常识	(133)
Ngoenznaengz Swngghoz Siujgyaumwnz	
日常生活小窍门	(161)
后 记	(177)

情系壮文

情系《Bauq Sawcuengh》

为了壮民族的繁荣与进步

农启彪*

今年7月1日，是《广西民族报》（创刊时称《壮文报》）创刊50周年纪念日。

《广西民族报》今年50岁生日了，“民族”一直是它的魂，是生它养它的沃土；为了壮民族的繁荣与进步，它肩负着党的重托和民族的使命，风风火火地来到壮民族中间。这是我们壮民族的自豪，也是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的体现。

50年来，《广西民族报》在它前进的道路上，每一步都深深地打上“民族魂”的烙印。虽然有上坡下坡的时候，但前进的道路上，始终充满着阳光雨露，使它得到健康地成长，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报纸：其一，《广西民族报》前身为《壮文报》，当年为推行壮文而创办。用壮文出版报纸，目前在中国乃至世界，独此一家。这不仅是在新闻出版行业中使用民族文字——壮文的特点，而且从民族政策的层面上，它还肩负着党的重托，那是在它身上，体现出党的民族平等、民族语文平等政策得到了贯彻落实。其二，由创刊之初的单一的壮文报纸，发展到今天既有壮文版，又有汉文版的报纸。今天的壮文版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有的文章以壮文见报，有的文章则以壮汉文对照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就以科技信息专版来说吧，懂壮文的读者需要，懂汉文的读者也需要，我们就以壮汉文对照形式刊出。汉文版开设的专版涵盖了人们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图文并茂，贴近生活，科学性、可读性更强，最大限度地适应了更多读者的需要。其三，报价在全国同

* 广西民族报社原副社长、副总编，现退休。

开版报纸中最低，特别是壮文版的报价仅是同开版报纸报价的 1/3。这是从我区壮族聚居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状况来考虑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与国家优先发展西部地区经济政策相吻合、相适应，有利于贫困地区经济、文化的同步发展，体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以及财政部门对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关怀。以上这些就是《广西民族报》有别于其他报纸的民族特色。

《广西民族报》的这些特色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而是它经过 50 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逐步形成的，也是《广西民族报》生来为壮文的本身属性所特有的。

大家知道，在旧中国，壮族是个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新中国的成立，使壮族人民翻了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壮族拥有了自己的文字——壮文，通过短时间的学习，壮族人民就能掌握好壮文，成千上万的壮族人民脱了文盲帽，成为有文化的人。这时候，他们是多么渴望掌握科普知识，致富信息；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大事。《广西民族报》顺应时代的要求，迎合读者的需求，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办报形式，把这份壮文报纸办得更活，为读者提供各方面有益的信息。

德保县城关镇洞奇村妇女韦姆南是个凭借读报后掌握信息用于指导农业生产的典型。20 世纪 80 年代，她学习掌握了壮文后，坚持订阅《广西民族报》，按照报上介绍的种田七的技术，自己上山开荒种田七，并且打破了当地不许女人进出田七地的陈规陋俗，获得好收成。

平果县榜圩乡耶圩小学代课教师余执，在《广西民族报》的“man”副刊上，经常有他用壮文撰写的小小说、山歌等发表。政府机关发现后，知道他有用壮文写作的才能，前不久推荐他到平果县广播电视局当记者，使他能够人尽其才。最近，他写一篇文章，登在《广西民族报》上，感谢壮文带给他的这一切。

《广西民族报》不仅版面生动活泼，而且兼用壮汉双语文，相得益彰。懂壮文的读者喜爱它，懂汉文的读者也称它是一张好报纸，同时它还引起一些外国专家、学者和留学生的极大兴趣。他们有的前来报社参观访问，有的来信、来电索要报纸，这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让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广西，了解壮民族。

《广西民族报》为壮民族的繁荣与进步，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当年，《广西民族报》（其前身为《壮文报》）是广西省委、省政府决定创办的，其意义之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在组织机构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由当时的广西壮委宣传科黄启斌科长（20世纪80年代从广西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岗位上离休）牵头组建，带领陆瑛、凌懋权、吴贤宝和我，开展筹建工作。除黄科长接触过一些办报的工作外，我们几个刚从学校走上社会的青年，对于办报是一窍不通，但是我们不灰心、不消极、不气馁。为了民族事业的繁荣进步，我们把省委、省政府决定创办的《壮文报》作为一件大事来做，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促使我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不懂就到实践中去找答案，到实践中去学。孔子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何况是我们呢！

此时，党中央向全国发出“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我们深受鼓舞和激励，学习、工作的积极性更高了。自觉地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工作时间，认真做好编辑工作；业余时间，争分夺秒地学习业务知识，宿舍里的灯光经常亮到夜里十一二点钟。主动下农村采访，到工厂车间学捡字（当年铅印需捡字，报纸上的每一个字符都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捡）。有时捡字任务完成时已是半夜，工厂的大门已经关闭，我们不得不“违规”越墙出厂，返回宿舍。

为了办好《壮文报》，不久，组织部门又从全省各地调来了唐毓亮、韦肇源、潘谦、韦鲁林等同志，他们年纪比我们大、文化水平高、社会阅历丰富，为报社增加了骨干力量。我们和他们相处相知，获益匪浅。当时全报社30多个编辑、记者，来自五湖四海，有年龄、文化上的差别，但我们之间相处非常融洽。在工作上，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在生活上，互相关心，互相尊重。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朝气蓬勃、团结友爱的集体。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实践，有的同志还参加了省直机关开办的夜大学习，思想觉悟、文化水平、业务能力都有了提高，成为本民族的办报人才，从而提高了报纸的编辑水平，报纸质量不断提高。后来，报社遇到曲折，人员下放。不少同志到基层或其他单位，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陆瑛、吴贤宝同志分别担任了武鸣县、上林县县委、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凌懋权同志担任了《广西日报》群工组负责人；陆腾昆同志当上了宁明县文化馆馆长，后来陆续在《广西日报》发表多篇小说；1960年，我参加高考，被柳州工业专科学校录取……

1982年复刊后，新一代的民族报报人多是从各高等院校分配来的本科生，文化素质、思想素质高，工作勤奋有加。个别从基层抽调上来的同志，他们虽没有高学历，但他们有实践经验，后来经勤奋自学，通

过自学考试，都取得了大专学历，个个都掌握了现代化办公工具，运用电脑进行编辑、排版，报纸版面日新月异。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1986年报社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推行壮文先进集体”。

《广西民族报》是全国唯一一张用壮、汉文出版的报纸。过去，它为壮民族的繁荣与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后，它将一如既往，为建设和谐的民族大家庭作出更大的贡献。

《广西民族报》创刊忆昔

陆 瑛*

今年是《广西民族报》创刊50周年，此时此刻，曾为之日夜操劳，出过力、流过汗的同志，回忆当年风雨兼程坚持办报的艰苦历程以及取得的成绩，自然感到由衷的高兴。

《广西民族报》的前身是《BAU SAWCUENGH 壮文报》，创刊于1957年7月1日，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张用壮文铅印出版的民族报纸。它的使命是：报道国内外大事；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介绍民族工作和壮文推行的情况与经验，辅导壮族人民学习壮文；挖掘民族民间文艺，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传播科普知识，促进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创刊时为四开四版周刊；1958年改为周双刊、周三刊（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期间曾出版过几期对开四版日报）；1960年后由于受到“极左”思潮干扰，壮文推行工作滑坡，报纸工作回落，改出周刊，四开四版。直到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刊时止，共出版发行1027期。停刊后人员全部被调走，房子被占用，办公用具、图书资料等被搬掉散失，几乎一无所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自治区党委同意，1982年8月1日复刊，沿用原名；仍为四开四版周刊。1986年元月，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同意改用现名，并由周刊改为周双刊。到2006年底共出版了1727期。由于它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壮族地区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86年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文推

* 《广西民族报》创刊老报人之一，现退休。

行工作先进集体”。

50年来,《广西民族报》历经了“创刊、发展——被迫停刊——复刊、新发展”的坎坷途程。由于上级领导重视,编辑同志励志开拓、百折不挠、潜心耕耘、拼搏奋进,取得了新的发展。现在它已经成为一张内容丰富多采,形式新颖美观,图文并茂,且具有浓厚民族气息的报纸,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可喜可贺的。

然而,常言道,万事起头难。创办一份报纸,尤其是民族报纸,同样是颇费心思的;能够风雨兼程、坚持不懈地把它办好,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纪念《广西民族报》创刊5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忆往昔——前期办报的一些情况,犹感亲切,回味无穷。

一、励志开拓,不辱使命,积极做好办报的奠基工作

1957年,在壮文推行工作由点到面逐步铺开、学会壮文的群众需要阅读书报的情况下,桂西壮族自治州领导作出了关于创办壮文报的指示,时任桂西州语委办公室主任的屈友予接受任务后,亲自调兵遣将,还为报纸撰写了创刊词,并把具体任务交给宣传科黄启斌科长负责组织实施。当时,黄科长对办报业务虽感生疏,但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不负重托,迎难而上,立即带领宣传科的几位同志劳碌奔波工作起来。他们先后到《广西日报》、《邕宁农民报》等几家报社学习取经;到有关部门联系排字制版及印刷事宜;到邮政局联系办理群众来信来稿的“邮资总付”手续与报纸的征订工作等。黄科长还亲自草拟“办报计划”,经领导同意后向新闻出版管理机关申请报批,同时抓紧时间订购壮文打字机、摄影机、收录机等办公用具,订阅有关报纸杂志、图书资料,购买《壮汉词汇》、《新华字典》、《辞海》、《辞源》等工具书。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报社人员临时住在桂西壮族自治州大院内一套百多平方米的独座局长宿舍里,建立起了一个由几个人组成的壮文报编辑室:负责人兼总编辑黄启斌,编辑人员凌懋权、吴贤宝、陆瑛、农启彪、樊潘贵等。第一期(创刊号)报纸终能如期于党的生日那天出版。不久,报社搬到友爱路跟区语委合在一处正式挂牌办公。报纸各版主要内容安排是:一版为要闻版,二版为文教版,三版为文艺版,四版为时事版。每个版面的内容及其稿件整理、编译、初审与校对,都明确专人负责,最后由总编辑终审定稿。随着报社工作的发展,人员逐步增加,最多时达到40人。报社领导人除了黄启斌同志外,又先后调来韦以强(不久调到广西民族出版社)、唐旭亮两位科长,均为报社领导和总编辑。编辑部下设有时事、文教、工农业、文

艺、通联等组，每个组三到七人不等。1958年在壮族聚居的宜山、百色、南宁三个地区设立常驻记者站。1960年冬，报社四分之三人员下放后，留下坚持办报的有负责人兼总编辑唐旭亮，编辑人员陆瑛、凌懋权、吴贤宝、陆腾昆、韦宝辉、莫瑞扬、杨永光等，摄影记者严仲衡。当时报社搬到南宁市共和路97号，同出版社、研究室合在一处办公。当时上述几个单位对外仍保持原有机构名称，对内则只作为一个组并设组长，即出版组长苏广洵、研究组长何福星、报纸组长陆瑛。“文革”后，上述机构被停办，报纸被撤销，人员全部被调走。

二、边学边干，学干结合，不断提高编辑业务知识与技能

1957年报社成立后，相继调来的人员中，一部分是广西民族学院壮文班的毕业生，年轻力壮有干劲；一部分是从事业单位调来的干部，学过壮文有工作实践经验。但是他们都缺乏办报的业务知识与技能。为此，报社领导组织大家采取边学边干、学干结合的办法进行业务学习。在学习中以《毛泽东同志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信》和刘建勋的《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报纸工作的指示》的文章为指导，围绕有关办报业务知识如办报方针、群众办报、报纸的内容与形式、稿件翻译与修改、常用文章体裁的写作知识、通联与发行工作等问题进行认真学习研究。通过学习，大家感到带着问题结合实践学习好，学了用得上，能解决实际问题。如在稿件的汉译壮过程中，起初有的文章译得不大通俗，有些字句生硬难懂、枯燥乏味。通过评报，针对存在问题，强调翻译时尽量多用通俗语言，力争逐步实现口语化。对记者采写的一般通讯文章，要求写得简短朴实，以具体的事实、逼真的叙述、热烈的情感打动读者。对于通讯员来稿，要求编辑同志认真修改，多做些画龙点睛、点拨润色的工作。在报纸形式的艺术性、活泼性和多样性方面，也强调要贴近广大读者。为此，当时我们是带着报纸到群众中去，拿给他们看，读给他们听，广泛征求群众对报纸的意义和建议，不断改进办报作风。在宣传报道中，对解释政策和总结性的文章尽量短些少些，对国内外消息稿件则经过综合、压缩、改写，使之通俗易懂、简要明了。有计划地刊载些革命故事、民族风情、科普知识、生活小常识等稿件；同时注重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谚语、寓言、图画等形式的稿件。在组织学习办报业务知识的同时，加强业务人员的技能培训与锻炼，要求每个编辑人员真正做到是编辑又是记者，既能坐班编辑、翻译，又能外出采访、拍照；既能改稿、初审、打字、划版，又能校对、勘误、清样、付印；既能发动群众读报订报，又能给通讯员做辅导工作。由于领导重视并带头学

习，而且目标明确、措施得力，大家学习热情高，进步快，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都基本达到了上述要求。可谓人人是多面手，个个能独当一面。

三、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致力于培养群众通讯员

通过学习与实践，大家认识到，要做到体现群众办报方针与报纸群众化，不仅要有众多的读者，还应积极培养一大批的群众通讯员。当时，大体上是这么做的：第一，相信学会了壮文的群众是有一定写作能力的，经过培养可以成为通讯员。第二，通过与各地壮委、壮校和壮文群师联系，使他们认识到发动群众读报、订报和写稿，是促进推行使用壮文工作的有效措施，从而自觉地把它抓好。第三，正确处理群众来稿，认真修改，在写稿方法上多给予帮助指导。第四，报社有计划地撰写有关常用文章体裁的写作知识要点，同时定期或不定期地印发报道提示发给通讯员。第五，各地区常驻记者和报社下乡工作的人员，每到一个地方，有意识地与当地群师联系，组织召开那里的通讯员座谈会，总结交流写稿经验，广泛征求意见，给他们上写稿辅导课。由于采取以上措施，多方面积极培养通讯员，因而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通讯员队伍发展很快，到1959年，在册的群众通讯员达500多人。群众来稿也是如此，从一天三两件，逐渐增多到十件、几十件，最多的一天来稿来信达100多件。来稿中相当一部分是用壮文写的。

四、发动群众读报、订报，认真抓好报纸的发行工作

当时报社人员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认识：我们办报的目的就是要给学会壮文的群众看，有更多的人订阅，才不负于办报宗旨对我们的要求。因而大家都自觉地把宣传发动群众读报和订报当做办好报纸的一项基础工作来抓。一是外出采访的记者，带着报纸到壮校和农村夜校去，同当地的群师一道，组织学会壮文的群众读报。二是通过各县壮委、壮校的教师和农村夜校群师去做宣传发动工作。三是积极跟各地邮政局（所）联系，把壮文报的征订宣传发动工作抓好。经过多方面的宣传发动，随着群众学习壮文的广泛开展，群众读报、订报的热情普遍提高，报纸的发行量也不断增多。报纸创刊时印发3000份，是送给有关领导和各级壮委、壮校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后，情况大为改观。各级壮委、壮校和农村夜校的群师与群众自动到当地邮政局（所）订阅。1958年起订数逐步增加，开始几千份到上万份，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发行量均为30000份到50000份，最高发行量达到80000多份，仅次于当时《广西日报》的发行量。从邮局发到印刷厂的订单看，主要订户是各级壮校和农民夜学班集体订阅，也有不少是学会壮文的干部教师

和群众个人订阅的。在云南、贵州、广东的壮族地区群众也有订阅，甚至在部队的壮族子弟兵中也有订阅壮文报的。这是值得欣喜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和1959年，法新社记者和《越南独立报》记者曾对壮文报的出版与发行情况作过采访。

从前期办报情况的回顾中看到，壮文报是壮文推行工作催生的。它曾经是推行壮文黄金时代的一朵奇葩，令人神往。这些虽然已成为历史，但是办报人那种风雨兼程无所惧，坚持办报志不移的艰苦创业精神，是不会泯灭的。

我与《Bauq Sawcuengh》的缘分

李从式

50年以前，当时我正在读初中，适逢《壮文方案》批准颁布施行。

那时，我姐姐参加了农村壮文扫盲班学习，带回了一本《SAWSON VUNZGUHNAZ》，我翻开一看，全部是拼音文字，没有一个汉字。我感到很新奇，就好奇地问我姐姐：“你带回的是什么书呀？”我姐姐微微一笑，说：“这是壮文书呀，是我们壮族的文字教本哩。”

原来如此！壮族有了自己的文字了！我格外兴奋和自豪！

我学过汉语拼音和俄文，对拼音文字并不陌生，于是我认真地把这本壮文教本打开，按照我掌握的拼音知识，磕磕碰碰地念起来，但是还不知所云。

这样，我不得不请教我姐姐了。我姐姐拿起教本，便琅琅诵读起来。我听着感觉很亲切，这是原原本本的壮话啊！于是，我叫姐姐教我，她说，不知怎么教啊。我说，老师怎么教你就怎么教吧。她就按照她所学的依次读一遍，听着听着，我默默地点点头，认为我可以学得好壮文！

如此就调动起了我学壮文的积极性，于是我叫姐姐从字母表开始，认认真真读一遍。如此一来，我正式开始学习壮文了！

其实，拼音文字都是相通的，学会了字母，就可以拼读出来，因为是壮话，听音就识意，如此拼读几次，我就算学会壮文了。

很快，我就把我姐姐的教本拼读完了。我又把姐姐带回的资料找来读，其实，所谓的资料也很少，只是有一份报纸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

就是《BAUQ SAWCUENGH》（《壮文报》）。这份报纸也全部是壮文，没有一个汉字，刊登有新闻、故事、山歌等，很适合我阅读。特别是故事、山歌，壮味很足，是其他读物所没有的，因此特别受到我的喜爱。

读了壮文报，我的壮文认读水平大大提高了，于是就用壮文来写日记了。读读写写，写写读读，我对壮文越来越喜欢了，越来越有兴趣了，不知不觉就产生了给《壮文报》写稿的冲动。

这年八月，我参加我们县一个工程巨大的水利修建。当晚，几千人参加的夜班开工了，星星点点的汽灯连成一条长线，仿佛一条巨龙，人声鼎沸，场面非常热闹，鼓舞人心。我当时感动不已，激动的心情跳动不止，就打下了一首山歌的腹稿。半夜收工回来，马上用壮文写下来，标题取为《Guh Honghaemh》，第二天就迫不及待投给了《BAUQ SAWCUENGH》，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

想不到，大概过了两个星期，一份《BAUQ SAWCUENGH》寄到我的手上，打开一看，竟然是我的处女作《Guh Honghaemh》刊登出来了！

从此，我与《BAUQ SAWCUENGH》结缘了，不断地给它写稿，也就不断地发表作品了。

1957年底，我荣幸地被评为《BAUQ SAWCUENGH》优秀通讯员。以后几年一直到《BAUQ SAWCUENGH》被迫在“文革”中停刊，我总是辛勤地为《BAUQ SAWCUENGH》投各种各样的稿件，并且大部分都能发表。

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虽然不出壮文书刊了，但我仍能使用壮文写东西，如写日记，收集记录民间传说、山歌等。

1982年，壮文又迎来第二春，修改方案后重新推行了！

在报上得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异常，当时就给区民语委写信探听情况。很快，区民语委办公室的负责人亲笔给我回了信，同时寄来壮文修订方案和资料，并随信介绍了一些壮文推行的情况，鼓励我为壮文推行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我马上对壮文修订方案研究起来，很快弄清方案改动的地方，立刻能读懂这些资料所有的壮文部分。

不久，《BAUQ SAWCUENGH》恢复出版发行了，我即刻写信联系，很快得到该报负责人的亲笔回信，并寄来投稿的提示和要求。同时，我即寄钱订阅了《BAUQ SAWCUENGH》。从此，我又与《BAUQ SAWCUENGH》重新结缘了！

以后，我常常给《BAUQ SAWCUENGH》投稿，也经常发表文章

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渐渐地，我与《BAUQ SAWCUENGH》的缘分越来越厚了，最终成为了它的一名编辑。

深挖一口井

蒙 飞*

17岁那年的夏天没有现在这么炎热，而我的心底却是无比的燥热兴奋——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选读壮语文专业。既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也没有和老师同学商量，预科班27个同学就我一个人选读这个专业。就像独自一人第一次走进陌生而辉煌的宫殿，好奇而兴奋，惶惑惊恐。这一年是1983年，壮文恢复推行后首次设置壮文本科班。

这个年少的选择注定了我一辈子与壮文的不解之缘。

四年之后，我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壮文报》工作。那时的《壮文报》在我心目中崇高而神圣，因为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Bya Goengbyawx》就发表在《壮文报》上，记得责任编辑是何宗威，稿酬是4元。4元，对于广西民族学院的穷学生来说是一笔大数，可以奢侈地在饭堂消受十餐，每一餐都可以点一个排骨加一块扣肉以上。因为穷而感激钱，更因为这是全班第一个领稿酬的，所以刻骨铭心，所以崇敬《壮文报》，所以感激壮文，对壮文的学习因此而刻苦努力。能够分配到壮文报社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工作也因此而热情高涨，持久不衰。

工作之余，我还能继续保持文学创作的爱好。我的第一篇散文也与壮文有关。

那时刚到《壮文报》报到不久，领导安排我去德保县采访。德保是壮文推行重点试验县，有许多新闻线索。在县里，我得知百农村的农民在岩洞里教学壮文，类似解放前的韦拔群在列宁岩里传播革命道理。于是，我冒着酷暑到达新闻现场甘怀洞。在完成新闻稿之后，我又把这个感人的素材加工成一篇散文《起飞，从甘怀洞》，投给《右江日报》，很快就发表在副刊版的头条。这是我的第一篇散文，又与壮文有关。冥冥之中，似乎有某种安排。后来，与报社同仁黄新荣合作，写出第一部壮

* 广西民族报社社长。

文长篇小说《Laemzseiz Gihgou》，在《三月三》连载，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更名为《Ciet Moq》，更令自己相信与壮文的缘分了。

在《壮文报》工作四年之后，我谢绝了报社的挽留，调到《三月三》杂志社，尽管依依不舍，尽管盘桓缱绻，毕竟，文学杂志社的环境更有利于我的文学创作。壮文，在让我饱尝甘醴享受快乐之后，允许我轻轻地作别，带着无限感激。几年之后，当我再次与壮文重逢，主持《三月三》壮文版的编务，更令我深信缘分天注定无巧不成书了。

世事如棋局局新。我们首届壮文本科班同学现还在从事壮文工作的已经不多了，不是因为老去，不是因为情愿。壮文推行的高潮过去，我们也人到中年，很多同学改弦易辙，丢弃学了四年的壮文而从事其他工作，使得同学聚会永恒地弥漫几丝愁绪几分阴霾。这也是我们当初报读壮文专业时所预料不到的。但愿同学们的人生转身华美无憾。

青山依旧在。壮文工作回归了它应有的轨道，正在循序渐进地行进。《壮文报》更名为《广西民族报》壮文版，《三月三》壮文版也更名为《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两者更名的目的都在于谋求更广阔的成长空间，更有利于壮文事业乃至广西民族语文事业的持续发展。事实正在证明，壮文“一报一刊”在踏实地前进着，朝着做强做大的远景目标不懈迈步。

2001年，当我再次回到《广西民族报》工作时，我已经不再惊诧命运和机缘了。我知道，只有持之以恒地往地下挖井，总能挖出甘甜的泉水。人的一生，干好一件事，足矣。

守望一棵树，守望一棵树硕果累累；坚持一种选择，选择一种信念，理想终会长出美丽的翅膀，翩翩而去，一路阳光，万种风情。

今生“贫下”不言悔

潘朝阳*

一生呆在一个单位，而且是“搞壮文”，这不是“没用”就是“古板”。我，就是这么个“呆笨”的人。

* 广西民族报社总编辑。

1982年7月，我从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分配时同学们都开玩笑说“贫下中农进民语委”，意思是来自农村且没本事的人，才愿意分配进这样的单位。当时，我是在自己的伯父——20世纪50年代曾经是《壮文报》老报人之一潘谦的影响下，主动选择了民族语文工作。刚到单位报到那天，时任民语委具体负责人之一的陈竹林老先生接待了我们一帮毕业生。陈老跟我伯父解放前是大学同学，20世纪50代两人又曾在一起从事民族语文工作。他见到我既高兴又有一丝忧虑。高兴的是民族语文工作传给了下一代，担忧的是一旦选择这一工作，此后的前途就难以预测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做这个工作，就要有苦一生的准备。”当时听起来感觉是吓小孩，不料后来的一切境遇，证明老人家是有先见之明。毕竟，陈老一生坎坷，也是跟壮文分不开的。

当年自治区民语委是一个大家子，除了机关设有办公室、业务处外，下辖有广西民族出版社、壮文报社（后改名为广西民族报社），大家是分工不分家。最形象的比喻是：你领一支铅笔，我领一本稿纸，他买8分钱邮票，最后都要统一到民语委财务室“报销”。具体分配工作时，我们几十位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几乎都想进出版社，因为当时大学生中有一位“老大哥”——现今已成为广西民族出版社元老之一的黄启周私下对大伙说：“进出版社将来既搞壮文也搞汉文，容易成为知名专家学者，收入也会好一些。进壮文报（社）嘛，局限于写点壮文小豆腐块文章，难见成果。”正当大家都盼望分进出版社的时候，我却“不幸”被安排进壮文报社。原因颇好笑，时任《壮文报》负责人的黄启斌老先生，50年代也曾跟我伯父共事，当然“喜欢老战友的后代”，而且他说我“长得帅”（其实也就是儒雅斯文一点）。于是，我便“服从组织安排”，成为了《壮文报》复刊以来的第一代记者。

说是记者，其实真是从“小事”做起。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件小事”是“挑报纸”。当年报社在南宁市桃源路4号办公，报纸印刷则远在明秀路的广西民族印刷厂。那时候条件艰苦，报纸印出来后，正犯愁没车拉，这时只听一声断喝：“我们挑它回来！”原来是报社发行组负责人刘玉球阿姨的声音，她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什么样的困难她没经历过？可是，要将上万份报纸挑上公共汽车，累得够呛不说，也挺丢人的呀。最后，岁数已大的刘阿姨发扬她当年打游击的革命精神，带头拿起扁担就往工厂冲，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跟在后面。一次挑报纸上公共汽车，女售票员拦住刘阿姨要多买一张票，刘阿姨摊开报头指给售票员看：“这是革命工作，凭什么要多收钱？”售票员看不懂壮文，依然

不依不饶，刘阿姨急中生智，一把拉过我来说：“你看人家大学生，为了革命工作都来挑报纸，你就不能支持革命事业？还要多收钱？”年青的女售票员盯着同样年青且戴眼镜的我，低声自语：“大学生也挑？……”当年大学生可是“天之骄子”，女售票员被“镇住了”。从此，每当想到自己做的是“革命工作”，我挑报纸上公共汽车也就感到很光荣了。

第一次正式下乡采访也是“一生难忘”。1983年春，我跟从农启彪同志到德保、靖西等地采访。农老师当时年富力强，已经是资深“老壮文”——20世纪50年代他还是不到二十的小伙儿，却已经是《壮文报》的创刊人之一，“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德保县。那年从南宁到德保，一大早出发，晚上才到，车到半途吃午饭时，一路颠簸我已经是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吃午饭是油爆猪大肠，看着农老师吃得津津有味，我却刚入口就呕吐不止。直至今日，我一看见油爆大肠就呕吐。还有惊险之处是途中乘车，采访期间一天下着细雨，途经陡峭的摩天岭时，那辆老牛般的班车，喘着粗气爬至坡顶，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哧”地一下“断气”悬在陡坡上，待我们在车厢里转头往后一看，顿时吓得冷汗直冒：只见车后有一道光溜痕迹直窜山谷下，一块巨石躺在那里，恍惚间，觉得班车也像那块巨石滑滚而下……“没事，那块巨石是山体滑坡滚下去的。”只听身边的农老师在轻描淡写，“人家说壮文过不了摩天岭，过不了高峰坳，我看没有问题！”正说着，班车又“喀喀”启动，艰难却稳步地爬上了巅峰……展望一下今天的壮文形势，当年老同志的预见的确不错：当年说壮文过不了摩天岭和高峰坳，是比喻壮文只会在山里自生自灭，因为摩天岭和高峰坳是两个通向山外的咽喉要道，难以通过……而现实呢，如今壮文推行尽管没有轰轰烈烈，但却是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撒遍了八桂大地，不仅“过了摩天岭，过了高峰坳”，甚至有的打工者远到深圳，仍然不忘用壮文写作投稿……

如果说老一辈壮文工作者对这一事业无怨无悔，那么，我则是在一次次的“委屈”当中，对壮文产生“感情”的。工作之后，第一次交女朋友，心里总想避开“搞壮文”话题，然而最后总要“揭开谜底”，结果往往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做这种工作？”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是差点为了壮文跟别人打架！那是1996年到新疆采访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同行的广西采访团中，有一位某电视台临时聘用的摄影师，开口闭口总爱拿壮族人的口音开玩笑：运动会“开始”他故意说成“该死”，“出口口”他说“猪门狗”。特别是在一次现场采访中，我无意间“抢镜头”挡了他的摄像机，他竟然破口大骂，且用南宁白话侮辱说“你这种

喃佬漆黑办的报纸没人看得懂，抢什么抢！”我气得脸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上头，一步冲过去揪住他的衣领就往外拖，右手握拳头就要往他那颗油光的脑袋上擂……这家伙要玩真的就“尿筛”，后面只是一个劲道歉。也算他识相，因为我揪他出去时，一位跟我刚相识的维吾尔族记者“路见不平”，也义愤填膺地跟了出来，民族兄弟一旦“拔刀相助”，那厮可就“够喝一壶”！

从此之后，我不管是工作交往还是谈女朋友，都是底气十足地说自己是“搞壮文”的。事实证明，只要自己不看轻自己，“搞壮文”同样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尊重，同样也在这个“冷门”行业里做出点成绩。不是吗？看看我工作20多年以来的成长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自己用壮文创作的小说荣获过“全国民族文学奖”，同时有用汉文写的文学作品、新闻作品多次获得全区奖，可以说现今已成为“壮汉兼通”的专家。1987年获得了中级职称，1998年获得副高职称。行政职务上，1991年任报社编辑部主任，1996任报社副总编，2005年被区民语委党组任命为报社总编辑……更让我“放心”的是，我找到了一位称“搞壮文没有错”的妻子。

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我从一个懵懂小伙儿跨过了不惑之年。忽然间才发现，这已经是“没人要”的年龄，想“换岗”已经是来不及了。而此期间，当年跟我一起起步，很要好的同学，有的官升至厅级，有的在有钱单位发了财，而我呢，由于从事的是“冷门”行业，别说“有捞”，还要为将来的生存前途堪忧……尽管这一切的一切“前程茫茫”，我，还是在心中认定一个信念：今生搞壮文，那是铁板钉钉的事业了！

二十三年壮文情

罗崇春*

今年7月1日是《广西民族报》（原《壮文报》）创刊50周年的喜庆日子。作为曾在广西民族报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志，我受报社现任领导之约，写了如下这样一篇属于琐碎述说之类的纪念文字，也算

* 广西民族报社原总编辑，现任《三月三》杂志总编辑。